

TWO BRAZILIAN CAPITALS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RIO DE JANEIRO AND BRASILIA

NORMA EVENSON

巴西新老国都

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利亚的
建筑及城市化

(美) 诺玛·伊文森 著 汤爱民 译

新华出版社

巴西新老国都

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利亚的建筑及城市化

[美] 诺玛·伊文森 著

汤爱民 译

竹 清 范海滨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西新老国都：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利亚的建筑及城市化 / (美)伊文森著；汤爱民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2

ISBN 978 - 7 - 5011 - 9472 - 8

I. ①巴… II. ①伊… ②汤… III. ①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巴西
IV. ①TU984.7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376 号

京权图字：01 - 2010 - 3965

Two Brazilian Capitals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Rio De Janeiro and Brasilia
Copyright 1973 by Yale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巴西新老国都：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利亚的建筑及城市化

责任编辑：尚惠敏
封面设计：王小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57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9472 - 8
定 价：3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10) 89201322

巴西迁都 50 周年记

1987 年 12 月 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为“世界文化遗产”，此时离这座城市诞生仅 27 年。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文化遗产”，也是唯一在 20 世纪建造并被全世界认可的世界遗产，这一纪录至今未被打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中心有这样一段经典描述：

始建于 1956 年的巴西利亚位于巴西的中心，是城市规划史上的里程碑。城市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和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认为城市中的一切元素都应和城市整体设计相吻合，巴西利亚的城市布局常被形容为“飞翔的鸟”。

远离沿海的世界大都市里约热内卢，将都城迁往内陆中心地带的的不毛之地，易地近千公里重建新都，是 19 世纪巴西立国之时的梦想之一，并曾在 1891 年的共和国宪法中有所约定。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庞大的财政开支和前期预算无法筹措，议会不同派别的阻挠，里约热内卢市民的复杂心理……等等，其难度为历届巴西政治家们所忌惮。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说服国民相信“建设巴西利亚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筹划，朝野能否达成共识便成为这一百年动议实施的最大前提。

茹塞利诺·库比契克令人难以置信地做到了这一点。1956年他被选为总统，喊出了“5年等于50年”的口号。上台伊始，便使出快刀斩乱麻的非常手段，立即宣布开建新都。在巴西高原中部海拔1200米的一块空地上，他启动了建造工程的简单仪式，通过全球性的方案征选，聘请了世界级的知名大师卢西奥·科斯塔和奥斯卡·尼迈耶等人，充分利用了巴西利亚所处的优良地理、区位和气候资源，在41个月内，建造了新首都的主体框架。1960年4月21日，新都落成大典举行，来自各国的嘉宾无不倍感震撼：沿着宽阔坦直的主干道两侧，碧水荡漾的人工湖南面，主要建筑物国会大厦、总统府、最高法院、外交部、司法部、总统官邸、大教堂等依次排开，形成一架时刻等待起飞的飞机样式。主城区建筑物共同特色是简洁大方，与蔚蓝的天空、飘荡的白云和广阔的原野混成一体，基调都以白色为主。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大厦建筑群，一边碗口向下，象征广纳民意；一边碗口向上，象征集聚群议，这已成为巴西利亚城市的象征标志。

50年来，对巴西迁都这一20世纪人类壮举进行研究的著作很多，但多不及诺玛·伊文森这一本书的真实与精道。她曾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早年对巴黎、印度昌加迪尔等城市的规划、建筑及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探讨，当她的目光再次审视巴西的这两大都市时，视野所及，不仅局限于那一座座建筑物，一条条街道，而是试图从城市的灵魂深处挖掘其所体现的多重价值，也包括城市的不足与发展动力。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些叙述事实可能过于琐细，有些资料照片也已显得老旧，但本书对这历史的一页记叙如此清晰和专业，以至于所有关注世界迁都和都市重建的人们，关注城市化与社会经济之间互动影响的人们，都不能不了解诺玛·伊文森的这些思想与预见。而梳理这两座都城的建设发展历程，总结其成败得失，对城市化飞速发展的研究当有镜鉴。

自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迁都的次数不下百次，但迄今为止，最富创造性的建都壮举非巴西利亚莫属。巴西迁都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一座新都城的诞生，并没有伴随旧都的衰亡，反而是一种新生。当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年奥运会被选定在里约热内卢举办以后，我们乐于见到巴西新旧国都上

演的是一曲共赢的新“双城记”。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亦即是对这两座伟大都城的真诚祝愿。

本书的翻译、校稿、图片处理、出版联络等，端赖有众多的热心人士予以支持与帮助。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金平教授曾就译校中的难题不辞辛苦地予以解答。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江时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刁克立教授、广州市社科院郭艳华研究员、关汉华研究员等对本书的出版予以长期支持和鼓励。银杉创富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喜军、金梦玥、俞向越等都付出了宝贵时间，在此一并致谢。特别应该感谢的是新华出版社编辑尚惠敏女士，她认真联络原版权机构，多方努力，没有她的贡献，本书译稿当还埋在故纸堆中。因译者水平有限，难免疏漏，本译著中出现的任何不足之处，由译者承担。唯愿本书的出版能对世界迁都和城市发展的研究有所裨益，则心甚慰。

译者

2010 年 11 月

前 言

从事本书中专题研究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萌生于此前对印度昌迪加尔市规划进行研究的过程。通过此项研究，我逐渐对新城镇设计、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和都城属性及象征性作用产生了兴趣。本书的范围包括了对巴西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思考，而两者在老首都里约热内卢和新首都巴西利亚均有所体现。城市化涉及的领域很广，任何有关城市的研究工作都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问题。不过，此次考查的重点是具体的设计，而且主要涉及到人工环境的特色，而这些特色目前之所以仍被视为艺术，是因为缺乏一个更好的定义。

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 1966—1967 年期间在巴西完成的，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和美国哲学学会的一些资助。加州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职业学校研究规划和人文研究所对我提供了帮助。而我能放下教学工作，专心完成本书的写作，则是由于加州大学人文研究协会提供了帮助。

本书所依据的素材，既来源于各种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著作，也来源于和建筑学家、规划人员及政府官员的讨论，同时还来源于个人的观察。没有众多巴西人士的关照和协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一点是不言而明的。

我最要感谢的是瓜纳巴拉州市政工程处的奥斯瓦尔多·桑巴约，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在里约热内卢的研究工作才能顺利进行。他不仅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信息和鼓励，而且还将我引见给了其他的政府部门。在获取里约热

内卢的规划资料方面，我还要感谢在 COHAB 工作的玛丽亚·特雷莎·卡马戈·达莫塔，在 SURSAN 工作的斯特利奥·罗绍，市政工程处的埃西奥·桑巴约，在 CEDUG 工作的埃列尔·莫德斯托，在 SERFHAV 工作的哈利·科尔，以及在 CENPHA 工作的约瑟菲娜·阿尔巴诺。佐克西亚季斯公司的阿萨纳亚奥斯·哈加波卢斯就佐克西亚季斯公司编制的里约规划方案与我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戴维·福格勒、B·J·威廉姆斯和莱顿·麦克尼科尔提供了有关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计划的信息。在考察里约贫民区的过程中，则得到了和平队志愿者詹姆斯·怀甘德和罗伯特·琼斯的帮助。

在我研究巴西建筑时，亨里克·明德林给予了我特别慷慨的帮助，他的经验、智慧和坦率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威特-奥拉夫·普洛克尼克、罗伯特·伯勒-马克思和洛伦西奥·迭戈斯也给予了我热情的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米那斯联邦大学的苏西·皮门塔·德梅洛，一要感谢她让人顿悟的评述，二要感谢她帮助我了解该大学对建筑进行全国性调查的情况。

我对巴西利亚规划的研究始于 1961 年，当时卢西奥·科斯塔正在美国访问，他详细介绍了他为首都编制的总体规划。在我随后的调研过程中，我从霍利斯特·肯特那里受益匪浅，他的博士论文“韦拉克鲁兹：巴西新的联邦首都”详细地叙述了选址的过程。韦拉克鲁兹是与巴西利亚竞争首都的城市。若昂·威拉诺瓦·阿蒂加斯、亨里克·明德林、马塞洛·罗伯托和莫里西奥·罗伯托、若昂·亨里克·罗加和里诺-勒维公司所提供的原始图纸和文件，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前 NOVACAP 主任，巴西利亚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埃尔内斯托·席尔瓦，他向我提供了大量有关巴西利亚工程各阶段的资料，以及有关首设计都竞赛的文件。我在巴西利亚的研究过程中，还得到巴西利亚州建筑和城市化协调部的诺鲁·埃斯特维斯、建筑与城市化委员会的依塔洛·坎波菲奥里托、NOVACAP 的莱奥·戴维和 CODEBRAS 的戈麦斯·阿尔塞德斯·德阿布雷乌将军的帮助。我还要向保罗·马加洛斯致谢，感谢他在普拉纳尔蒂那问题上所提出的具体建议。最后，我要向奥斯卡·尼迈耶谢意，感谢他热情地接受采访，并允许我参阅他办公室里的资料。

城市是动态发展并长期生存的，即使画像已经勾勒出来，也不会一成不变。毋庸讳言，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里约热内卢丰富多彩的发展还在继续，而巴西利亚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或许，研究城市问题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你只能瞥见复杂宝石的一些刻面，只能记录下近乎无限之物的有限特性。不管摆出怎样的事实，也不管进行怎样的概括，却无法真正得出一个结论，因为万物皆无定论。

诺玛·伊文森

目 录

巴西迁都 50 周年记	(1)
前 言	(1)
第一章 上帝是巴西人	(1)
第二章 里约热内卢	(4)
第三章 科帕卡巴纳	(15)
第四章 棚户区	(23)
第五章 里约热内卢的规划者	(36)
装饰风格与公共卫生	(41)
阿加什的规划	(45)
勒科布西耶在里约	(58)
佐克西亚季斯报告	(63)
现代里约热内卢的规划：目标与成就	(70)
第六章 巴西的建筑师	(79)
文化殖民地	(79)
现代派运动	(85)
建筑技术	(96)
专业	(99)

奥斯卡·尼迈耶	(101)
难道就只有这些吗?	(106)
当代建筑师:自我评价	(109)
第七章 巴西利亚	(113)
第八章 构想的演变	(118)
第九章 规划大赛	(132)
城市化及现代派运动	(133)
贡萨尔维斯、米尔曼和罗沙的方案	(137)
勒维的方案	(141)
罗伯托三兄弟的方案	(144)
明德林和帕兰迪的方案	(151)
卡斯卡尔迪、阿迪加斯、维尔拉·达昆哈和 卡马格·伊阿尔梅达等人的方案	(154)
建筑技术专家小组的方案	(155)
评审意见	(157)
第十章 科斯塔的方案	(163)
第十一章 新国都的落成	(173)
第十二章 规划与现实	(184)
卫星城	(194)
第十三章 巴西利亚的建筑	(205)
住宅区	(206)
商业中心区	(211)
政府中心区	(213)
三权广场	(219)
永恒性概念	(224)
第十四章 城市与象征	(233)

第一章

上帝是巴西人

巴西一词最初是指一个虚构之地，即一个传说中的岛屿，类似于亚特兰蒂斯岛，地处欧洲西部某地。最终，这一称谓被用来指一个大陆上真实存在却更加遥远的部分，一片比传说更加奇妙、更加充满希望的土地。即使是在今天，巴西也依然具有浪漫而虚幻的特点。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仍然有许多地方尚未开垦，还有潜在的财富有待开发，美丽葱翠的热带风景与绚丽多彩的现代都市相映成趣，这个民族既有生活原始简朴的人，也有久经世故的城市人，他们都为这个当代的传奇之国做出了贡献，并激发起现代人如同对昔日亚特兰蒂斯岛一样多的想象。即使在巴西本国，现实与传说也常常是难以区分的。这里并没有庞大的信息量，也就是不存在获取可靠数据从而促成工业化社会决策的土壤。现实让人难以捉摸，即便是最简单的事情也很难搞清楚。除了把梦想和现实混为一谈外，其实并没有人真正了解巴西，尤其是巴西人自己。梦想可以宏大而诱人，而现实却往往很残酷，让人大失所望。地球上这个前景可期的古国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期盼，但期盼能否如愿尚需拭目以待。巴西依然是一块神秘之地。

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气质的外国人，走近巴西，带着对它的保留意见，随时准备抵制诱惑，决意不被虚假的快乐迷惑或被美景障目，而且事先就相信，与美丽风景和某些人轻松生活并存的是许多人的极度贫困。在外国人的预想中，这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像中世纪一样等级分明，上层冷漠无情，

下层麻木不仁。外国人和那些以热心与激情而著称的人们准备应对的是一个经济混乱、技术落后和由不稳定政府所统治的国家，而且政府的专制只会因其无效才会有所改观。尽管在巴西住下来肯定会改变许多偏见，但某些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仍然存在，而且许多关于巴西的传统概念大致是正确的。但有关巴西的所有情况大致（或多或少）都改变了，而“大致”一词常用于描述事物不太确定的特性。没有什么事物会是绝对的；没有什么事物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影响的。在通常情况下，二加二大致都等于四。

巴西给人的直接印象是自然风景，这并不是指原始的自然界，而是指诱人的、富饶的、美不胜收的自然风景。

当初巴西的葡萄牙移民发现的并不是一片凄凉、岩石嶙峋的海岸，而是由海滩、山峦和繁茂植被构成的伊甸园。人们尽可以想象这些清教徒没有在新英格登陆、却在萨尔瓦多登陆的情形，但却无法想象科顿·马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是如何传道的，或者会有什么人去听他的布道。

巴西的景色不会激起人对神的敬仰：既没有冥石的无言启示，也没有花朵所象征着的羞怯和优雅。但是，这个热带伊甸园的景象是靠不住的，因为促成并维持这种茂盛景象的大自然的强大力量似乎在抗拒人类对它的征服。巴西的大自然并非是人类忠顺的奴仆，而仍然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力量，人们在里约热内卢经历短暂的暴雨之后就不禁会认识到这一点。暴雨造成了致命的、毁灭性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冲倒了建筑物，摧毁了各种服务设施，致使交通瘫痪。在整个广漠的巴西大地上，大自然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主宰，因为尽管蕴藏着巨大的潜在财富，但自殖民时代以来，巴西在某些方面仍然没有多大的变化。通讯和交通很糟糕，健康和水平更无从谈起，土地仍停留在封建领地的状态，工业不发达，城市仍然建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在国家发展方面出了问题，但又很难判定究竟是巴西该怪巴西人，还是巴西人该怪巴西。

巴西人可以找出本国发展缓慢的一些理由：长期以来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过度依赖外部统治，同时又未能形成独立的本地化机构；早期移民抱有临时旅居者而非永久居民的心态；未能吸引足够的外来移民；面临地形及气候

方面的困难；甚至该国的种族构成。

没有谁比巴西人自己更加清楚巴西所存在的问题，近几届政府尽管存在分歧，但从政府政策的角度考虑，也常常意识到迫切需要对巴西的资源加以开发。促进各地城市规划的计划已被纳入政府工作范围，同时还从联邦的角度帮助实现城市规划和国家经济发展协调计划的合并。但制定出的计划即使再完善也还需要付诸实施，而巴西目前能否将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落到实处看来还是有疑问的。这些令人钦佩不已的计划可能会因难缠的官僚机构而落空，也可能会因政治原因而受阻，还可能会因缺乏技术人才而拖延。在心想与事成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有一种说法：“上帝是巴西人”，许多巴西人似乎都相信这句俏皮话。巴西人似乎深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总会护佑巴西，会给予或多或少的关照。在巴西，人们普遍地相信魔法的存在，相信有朝一日会发生奇迹。

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有许多的方法。而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最好的方法是看他们在做什么，而他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建造城市。本书所讨论的就是巴西两座城市的建筑和规划，一座城市是以前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另一座城市是现在的首都巴西利亚。二者都很有名，都关系到巴西的形象，两座城市又都遭受到偏见的误解。里约热内卢主要是以梦幻都市而闻名于世，它依山傍海、有着著名的拼花人行道，有着喜欢热闹的居民，还有着举世闻名的、布满现代建筑的曲线型海滩。人人都喜欢里约热内卢，特别是那些从未在里约热内卢生活过的人。巴西利亚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新首都，始建于1956年，犹如在温室里强栽后活下来的鲜花，美梦与噩梦交错，既好似一幅清冷如月、颇具机械古典主义特色的舞台布景，又好似希望和成功的象征。两大都市均具有典型而正宗的巴西风格。在其中任一城市都可以看到现代巴西的一些精髓和糟粕，二者都集中体现了对巴西建筑和规划的态度及为此付出的努力，在其中任一城市都可以体会到既排斥抵制又兼收并蓄的巴西特点，而这既让人对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钦佩，又让人对未兑现的承诺感到遗憾。

第二章

里约热内卢

世界上有一些城市，一提到城市名就会立即让人在眼前浮现出其形象，即使那些从未在这些城市中漫步的人们亦是如此。这种印象可能包括历史上的地标性建筑，一条著名的街道，一座纪念碑，一座广场，一片高楼大厦，人们往往不会有身临其境之感，直到他以亲身经历到的第一手信息，弥补之间对这座城市的偏见。里约热内卢在著名的大城市中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它最知名的地标物是浑然天成的，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甜面包山，基督山，科帕卡巴纳海滩和围绕海湾的环状山脉，全都是大自然的杰作。里约市这座城市根本就不是用砖块和砂浆堆砌起来的，而是人与自然交织而成的，或许堪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典范，它与其说是一再强调保护自然的明证，倒不如说是自然景观占尽优势的明证，而这种优势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也无法予以抹杀。尽管里约市长期以来一直是巴西的首都，但它却不是一座不朽的城市，也没有举行仪式的中心。里约市是一座没有圣地的城市，当然海滩除外，而海滩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会过高。

除了具有可识别的外在形象外，绝大多数的大城市还具有一种共同的身份特征，即一种通过无意识地合作而形成的奇特个性，这种个性是靠市民维系着，同时也得到外来者的认可。这类城市的引人入胜之处，也许就在于个人强化对这种集体共同特性的参与和认同。当然，这些有关城市的刻板印象是否正确还是有疑问的。就个人而言，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典型的纽约人、罗马人或巴黎人。而传说的作用可能就在于每个人无论怎样也都能自得其所，

而就整个城市而言，形象则关系重大。

卡里奥卡（即白人的住所）是印第安语中的一个词，最初是指里约市的第一个定居点，后来则泛指这座城市的居民和里约市的独特个性。在传说中，卡里奥卡人喜欢热闹、生性懒散、与世无争、感情用事、宽容大度，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形象会与保罗人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保罗人在传说中是指对手城市圣保罗的市民，保罗人精力充沛、冲劲十足、注重效率、有进取心。不可否认，这种陈词滥调不管是否正确，在逻辑上与这两个城市的特性是有联系的。里约市有着美景和海滩，在卡里奥卡人看来，宛如一幅天然的布景；而圣保罗则有着繁荣和紧张的经济活动，仿佛是与保罗人性格相称的产物。

里约热内卢这座城市在行政上是一个小州——瓜纳巴拉，即以前的联邦首都区，其面积为 538 平方英里，1970 年时人口为 4, 252, 000。^① 从陆上看，瓜纳巴拉背靠绵延的山脉；从海上年，它位于两个海湾之间，西面是塞佩蒂巴海湾，东面是瓜纳巴拉海湾。

第一位进入里约港的欧洲人是葡萄牙航海家贡萨洛·科埃略，他于 1504 年 1 月发现了这个港口，并相信自己处于一条河的人海口，于是他把此地命

^① “人口统计要略”（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地理和统计研究所，1971 年 7 月），报告提供了作者所能得到的最新人口统计数字。

名为里约热内卢（意为一月之河）^①。在法国和葡萄牙随后进行争斗期间^②，埃斯塔西奥·德萨在甜面包山附近的乌尔卡海难上建起了一个要塞区。这个村子是用国王的名字来命名的，即里约热内卢的圣塞巴斯蒂昂，这一称谓至今仍然为这座城市的正式名称。随着法国人的战败和埃斯塔西奥·德萨的去世，葡萄牙的巴西总督梅恩·德萨将军将这个定居点移到了层层设防的城堡山上，如今这里成了里约市的中央商务区。到了16世纪末，这座城市开始占据山间平地，这些当时就存在的山是城堡山、圣本托山、孔塞桑山和圣安东尼奥山。当时是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如今则是向西扩展。

尽管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填平了沼泽，铲平了山头，扩展了海岸线区域，但开辟居民区的方式却始终受到了地形的制约，只能沿着山谷和海岸线延伸。这一地区独特的天然地形，使里约市避免了许多大城市所特有的无序蔓延，里约市这座城市拥有以自然景观而著称的名胜地，既自成一体，又各具特色。许多大城市在扩展过程中，把较小的社区合并起来，从而使这些小区名存实亡。但里约市却截然不同，那些风格分明的地区，即使在这个现代都市中，也往往保留着地区意识、各自的建筑特点和社区观念。在里约市，

① 尽管某些葡萄牙作家认为是安德雷·贡萨尔维斯和阿美里戈·韦斯普奇在1502年发现了里约热内卢，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科埃略发现的。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马丁·阿丰索·德索萨1531年到过此地，但又继续航行到靠近桑托斯的圣维森特，并建立了殖民地。里约热内卢第一次出现在地图上是在1515年。

② 尽管里约热内卢是葡萄牙人发现的，但这个地方的首个定居点却是由法国人尼古拉斯·杜兰德·德维莱盖格农率领一批法国胡格诺教徒建立的。这块殖民地被命名为法属阿纳蒂格。在1560年，该要塞被梅恩·德萨占领并摧毁。1565年，第二批葡萄牙探险队在他的侄子埃斯塔西奥·德萨的率领下到达了这里，为葡萄牙人加强了防卫。1578年，在萨尔瓦多·科雷亚·德萨担任总督期间，法国的船只驶入了港口，企图夺取这个城市，立贝雅公爵的一个儿子普赖尔·多克拉托为巴西国王。尽管这位总督和大多数军队都在城内，但据称，是他的妻子多纳·伊格内兹·德索萨组织了市民沿岸点起了火把并敲响盒子，力图造成防守力量强大的声势。十天后果法国船只起锚离开了。由于在西班牙继承权战争中葡萄牙对抗了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又有两批法国侵略者到过这里。1710年，一支由让·费朗索瓦·迪克莱克率领的法国远征军攻打了该城市，但几次交火之后，他与650多人一起投降了。迪克莱克被处死。在此次失败后为了报复，一支更大的法国军队第二年在杜奎·特鲁因统领下（这只远征军配备有18艘船，700门大炮，6000多人），成功地攻下了该城，解救了法国战俘，并在撤退之前勒取了大笔赎金。